臨官政要 乾

臨官政要目錄

政語

臨官政要序

天德王道本一體修己治人無二致學優而仕〻優而學出處不同其道則同也夫子惡子路之佞而說漆雕開之未信有以夫然則人之爲政非學而能之乎嘗觀先儒出而臨民政教之設施規模之詳密非世人所比亦觀歷代循吏傳雖非專責以儒家事業而無不曰愽通經史曰治某經未嘗以不學而能政者也後世學與政爲二有儒吏俗吏之別而法律之學恒爲重焉悲夫真西山嘗輯經傳論政文字爲政經一書非學外有政也其體雖同而措之事爲之間施用有異故不得不殊而別之此與心經相爲表裡者也余少時爲是書雖有出位之嫌而亦有爲〻之者也在亂藁中未嘗出而示人然而

相識中或有爲政而請敎者亦必以是授之盖附古人贈言之意也
余未試者也撫鑰起日其用或錯閉户爲屦大體斯存昔傳琰爲治
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世以吏績著稱南史余心鄙之曰是欲獨
擅能名也誠使世人學我之爲則人之政我之政也楚弓得失何必
用心於其間哉書凡三篇曰政語聖賢之訓也曰政蹟已行之效也
曰時措警說之酌時而斟之者也風俗有彼此之别人心有古今之
殊世道有汚隆之異法制有治亂之分變通之宜存乎其人

歲丁丑東壁昏中之日漢山病隱題

臨官政要上編

政語

論政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朱子曰政之爲言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論語

○子曰道之以政法制禁令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制之以禮制度品節有恥且格朱子曰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

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論語）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敬其事而信於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農隙之時）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論語）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朱子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

薄賦斂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敎之 論語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朱子曰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敎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 論語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 言紀綱布 三年有成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

惠其使民也義 論語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歟子曰由也果 有決斷 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歟曰賜也達 通事理 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歟曰求也藝 有才能 於從政乎何有 論語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屛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

悪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謂卒遽無漸慢令致期謂之

賊致期謂刻期賊切害之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

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懐其恵也○論語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事也如之何ゝ必改作子曰夫人不

言ゝ必有中論語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

乎朱子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

事不煩而民不擾論語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

政奚其為ゝ政論語

○仲尼曰政寬則民慢〻則糾之以猛〻則民殘〻則施之以寬〻以濟猛〻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

○子貢曰子產相鄭其掄材惟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畧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新序）

○孟子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朱子曰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

也孟子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音促罟不入洿音烏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朱子曰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孟子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予既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孟子

○孟子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陸賈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耘於野新語

○王粲儒吏論曰執法之吏不闚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温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不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不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程子曰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近思錄○朱子曰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閙然成擾卒未已也

○楊龜山曰政要得威嚴使事〻齊整甚易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

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須要權常在己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自警篇

○朱子曰令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竊謂壞了這寬又曰號令旣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徒掛墻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化曷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案撿察於其終曷若嚴其治而使之毋犯

○又答廖子晦書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

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廢不舉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朱子大全○讀書錄曰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

正己章　總論正己　附誠信　公正　廉潔　學問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下同）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容貌端嚴）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始終如一）行之以忠（表裡如一）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曰無倦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又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劉向曰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擧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是之謂公說苑

○張忠定謂李畋曰爲政信及於民然後敎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必有後言矣自警編

○呂氏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淸曰愼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又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擧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

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十學

○薛敬軒曰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又曰臨政持己内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又曰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讀書錄

○子曰民無信不立 論語

○尹和靖曰事上使下皆以誠信爲主人之不從皆己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 自警編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近思錄

○朱子曰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做得來也精采便是小

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只沒下梢(近思錄)

○小宰以六計弊(斷也)郡吏之治一曰廉善(善其事有辭譽)二曰廉能(政令行也)三曰廉敬(不懈于位)四曰廉正(行無傾邪)五曰廉法(守法不失)六曰廉辨(不惑也六事以廉爲本)

○裴俠曰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北史)

○李子家書曰所送雜物雖或有俸食之餘我心未安若勉強過爲則非居官者清心省事之道窃恐習慣如此後日難收拾也近見門蔭人爲守令無知妄作專利一己真可戒也(陶山言行錄)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吾惡夫佞者朱子曰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

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辭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論語下同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〻而優則仕朱子曰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

○子産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左傳

○程子曰安定之門人往〻知稽古愛民則於爲政乎何有近思錄

○朱子曰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别處與黄仁卿書曰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若論爲學則在官何嘗不爲學直患不自愛日用功耳荅陳明仲曰

明道行狀及門人叙述所論政事叙指無事亦冝熟看殊開發人意思也荅虞士明曰當官奉法愛民不求聞達皆吾分内事耳呂氏童蒙訓下卷論守官之法亦頗明備暇日更試攷之當有益也大全○讀書録

曰為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体

處事章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朱子曰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論語

○童蒙訓曰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也小學下仝

○又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又曰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非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程子曰職事不可以巧免又曰克勤小物最難又曰人惡多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又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近思

錄下同

○又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朱子曰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近思錄下同

○又曰學者要親細務莫令心麁又曰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只是壞於私而已又答金景思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大全

○又曰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其當

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越用分明不肯放過又曰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不能則謹守常法

○又曰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

○又曰當官須有旁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卽句之未了卽教了方不廢事

○朱子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又曰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却又論其中節與不中節

○張無咎曰倉卒患難中處事不亂必其胸中器局不亂素有定力所以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也又曰當官臨事切戒躁急〻〻則先

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如以猾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自警編曰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濟者前輩處事常思以恩及人而以方便為上求所以便民省力不使騷擾為民害也

○自警編曰前輩莅官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呂本中曰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謹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

○薛敬軒曰作官一事不可苟又曰處事當揆之而義又曰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又曰處事當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

浮忽略又曰事家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又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又曰處事當詳審安重爲之以囏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當若無事者又曰處事尤宜心平氣和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 讀書錄

接物章

接物　待上官　待下官　待同僚　待小人

白鹿洞規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爲接物之要

○子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禮記

○大學曰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所惡於下者毋以事上

○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未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小學

○朱子曰自治旣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則庶乎少過矣五子近思錄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令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小學

下同

○又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朱子答方耕道曰旣爲辟客卽非泛泛屬官之比有所見聞正當密言之耳但亦須斟酌是否量度時宜使有益於主人而無傷於事體乃爲盡善若一言不契卽欲忿然引去以爲高則吾不知其說矣大全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

事君三也論語

○程子曰令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近思錄

○朱子曰狀牒煩多須集屬官同堂商量分判自無壅滯此非獨爲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得自效兼是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敎誨之也五子近思錄

○諸葛亮爲丞相敎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ᄂ於十

友来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季漢書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己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小學

○范文正公與兄子書曰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事有只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

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来如何還會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以光祖宗朱子跋曰令之仕者得其訛而謹守之亦足以撿身而及物矣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奸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朱子大全

○子曰惟女子與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論語

○程子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近思錄

○童蒙訓曰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小學○讀書錄曰至於匠藝之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或假文辭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即墮術中若此之類能審察踈絕亦清心省事之一助也

○薛敬軒曰處己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為主又曰接物太宜含

弘如行曠野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自容矣又曰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急暴有過中失宜之弊又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又曰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又曰不可以色辭悅人又曰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又曰凡與人言當思其事之可否不可輕諾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又曰左右之言不可輕信當審其實又曰親愛之言不可偏聽又曰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可以動人又曰作官於愚夫愚婦皆當敬而臨之不可忽也讀書錄

御下章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又曰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

○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朱子曰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又曰寬有政教法度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論語下同）

○子曰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

○程子曰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近思錄）

○趙忠簡公鼎曰不束吏雖善政不行能盡除害然後可以興利（自警編）

○朱子曰做守令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百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邀索不得又曰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羲了討頭不見胥吏便來作弊子五

近思録

○薛敬軒曰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爲然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又曰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鄓有趍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又曰待左右當嚴而惠又曰待下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又曰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又曰接下

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讀書録

知人章　知人　任人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論語下同）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通鑑）

○武侯書曰夫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盜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不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辯而觀

其言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下同）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

○繫辭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者其辭拙

○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下仝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朱子曰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論語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朱子曰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論語

○家語曰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出否則官府理治

○黄勉齋與李貫之書曰部内擇精敏公勤官屬㨿人分類管幹一郡可以無憂矣又曰窃歎保正户長之爲民害保正合管烟火盜賊此大綱法度如此若真有剽刼豈可責之保正當巡尉任其責而寛保正則保正不難爲矣户長自可不差人户租賦自令輸官〻立期限有不輸者追而治之則人自輸矣又何必户長哉此皆徒紛擾也 本集

○又與楊通老書曰今日爲監司與前日爲州縣爲不同志氣雖不衰而血氣有盛衰耳目聰明一有不及施行之間稍有差誤則關係甚大而人亦得以窺我矣今幕中有二李是天相以爲腹心股肱耳

目之助也顧虛心誠意以待之凡所施為必啓度而後行則彼有所聞不傾心而相告者無是理也幹嘗謂監司以按察為任且先留意於官吏須見章漕案無他書但有官員名御毋舉以相問俾攄其所知之善否優劣以對則自用筆誌之不惟於幹為然每遇相識必孜孜訪問州縣之間去一貪吏則一州一縣受其賜一州一縣得一廉勤則一州一縣皆可委以裁決如此則我可以端坐持綱而一道肅然不惟可以集事而又可以怡神養性本集

臨民章

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漢書

○太公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〻必歸之 史紀

○朱子曰平易近民為治之本 五子近思録

○大學曰民之所好〻之民之所悪〻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曰好人之所悪〻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管子曰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悪憂勞我佚樂之民悪貧賤我富貴之民悪危墜我存安之民悪滅絶我生育之

○家語曰達民情然後従命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小學

○歐陽公曰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即是良吏自警編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朱子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要主張這等人五子近思錄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大學程子曰赤子未有知未能言其志意嗜欲未可求而其母知

之何也愛之至謹出於誠也視民如父母之於赤子何失之有二程全書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近思錄下同

○程子曰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

○張忠定公採訪民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毋詢則事無不審矣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自警編

○薛敬軒曰爲政通下情爲急又曰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未至也又曰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慎

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名言也 讀書錄

風俗章

漢書曰凡民涵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王敎成也

○書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又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不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又曰洛之俗難化於秦之俗（二程全書）

○朱子曰做官難要通四方風俗情僞近思錄

明教章 附學校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智音）仁聖義忠和（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外道恤賑憂貧者）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禮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州同)有序國有學

○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々臣々父々子々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以食諸(論語下同)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々尚之風必偃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孝經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論語

○黃勉齋曰州縣有學最關風教須立規程教授每日必入學諸生讀書必有課程教授點撿其勤怠而賞罰之亦間遣有學術德望之人巡視之又以見教授之能否而殿最之異日必有人才可為世用此非細故也本集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絶之

○朱子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曰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爲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兄友能養其弟弟敬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爲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義往来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財穀婚姻死喪隣保相助無惰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来耕者遜畔地有畔不相爭奪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擎則爲禮義之俗矣以上同保之人令仰互相勸戒孝

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恤隣里各依本分修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瞞騙愛身忍事畏懼王法保內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迹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依申舉依法究治自餘禁約事件仍已別作施行各依遵守無至違犯（大全）

○程子移書河東使者呂進明曰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於嚴敬漢武遠祀地祇於汾陽既非禮矣後世又建祠宇其失亦甚因唐有妖人作韋安道傳遂設以配食焉誣毒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為使者此而不正尚何為哉宜以其象投之河流不必請於朝不必詢於衆不必慮後患幸勿疑也（二程全書）

勸農章

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尒于茅宵尒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周禮大司徒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水涯曰墳下平曰衍)原濕(高平曰原下湿曰湿)之名物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敎稼穡樹藝○遂師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轉相助救也)以救其時事遂大夫以敎其稼穡正歲(正月之旦)簡稼器修稼政縣正趍其稼事而賞罰之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耟以治稼穡趍其

畊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司稼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懸示後年種穀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不毛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〻錢也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閭師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蚕者不帛不績者不衰皆所以恥不勉也

◯朱子勸農文曰當職久處田間習知稼事茲忝郡寄職在勸農窃見本軍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畊種耘耨鹵莽滅裂較之他處大段不同所以土脉踈淺草盛苗稀而雨澤稍愆便見荒歉皆緣長吏勸課不勤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下固邦本仰寬顧憂今有合行

勸諭下項一大凡秋間収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田段一例犁翻凍冷酥脆至正月以後更多著遍數節次犁把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禾易長盛水難乾一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剗取土面草根曒曝燒灰旋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在內然後撒種一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趁蚤栽揷莫令遲緩過却時節一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子細辨認逐一拔出踏在泥裡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芟削取令淨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須繁盛堅好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務盡地力庶幾青黃未交之際有以接續

飲食不至飢餓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脩如有怠惰不趁時工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功力浩瀚處私下難以糾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為脩築如縣司不為措置即仰經軍投陳切待別作行遣一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柘麻苧婦女勤力養蚕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脉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餧蚕有力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鄉土風俗亦自有不同處尚恐体訪有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力行只可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傳曰民生在勤〻則不匱經曰惰農自作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皆聖賢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令印榜勸諭民間各

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子弟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耘收
歛以養父母㦲或惰游賭愽喫酒妨廢農桑庶幾衣食給足禮義興
行感召和平共躋仁壽淳熙六年十二月日大全

户口章

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民人之數以佐王擾邦國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獻于王

○徐幹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情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〻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其重之也如是今

之為政者未之知恤也辟猶無田而欲樹秇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力乎是以先王制六卿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受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損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板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奸心并生偽端並作小則濫竊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脩五刑用措其惟審人數乎中論

賦役章

周禮大司徒以九賦（上取於下曰賦）斂財賄（泉穀也）曰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關市山澤幣餘（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筭矣）之賦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朱子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論語）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隣之鷄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

請損之月攘一鷄以待来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孟子）

○李翺平賦書曰人皆知重歛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重歛則人貧〻〻則流者不敀土地荒而不耕人日益困財日益匱輕歛則人樂其生〻〻〻〻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土地無荒桒柘日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上雖欲危亡不得也（大學衍義輔）

○周禮曰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

○王制曰用民之力歳不過三日（禮記）

○禮記曰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寛其力饒其食）

理財章

周禮大司徒以九式均節財用曰祭祀賓客喪荒羞服（羞飲食）工事（工作器物者）幣帛芻秣（芻秣養牛馬禾穀）匪頒（匪分也頒班賜也）好用（燕好賜予）之式

○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々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書曰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

○大學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又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賑濟章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貸種食也）二曰薄征（輕租稅也）三曰緩刑四曰弛力（息徭役也）五曰舍禁六曰去幾（關市不幾也）七曰眚禮（殺吉禮也）八曰殺哀（謂省凶禮）九曰蕃樂（謂蔽藏樂器而不作）十曰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十有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脩之所謂廢神不舉也）十有二曰除盜賊（飢饉則盜賊多急其刑以除之）以保息六養萬民（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平其徭役不專取）又曰大荒大禮令邦國移民通財

○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

○魏李悝平糶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糶不散而民不飢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穀賤

則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史記及漢書

○春秋傳曰國若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而通用或徙民而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

○管子曰九惠之教一曰老〻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病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絶

○朱子曰救荒只有兩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餓時理會更有何策又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〻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又曰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又曰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先生有蹈荒詩云阡陌縱横不可甚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

閔父母心近思錄

○呂東萊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悝之政次也所在蓄積使之流通移民移粟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大學衍義補

○宋法諸災傷地分有興工役可以募人者如農田水利及城隍道路隄岸土工種植林木之類監司預行撿計工料錢數之數利害具奏聞孝宗時浙東大飢朱子爲提舉請募飢民興水利朝議難之復請曰連年災旱國家發倉廩以賑之若於數外徵有增加以爲募民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擧兩得臣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惟是有陂塘處其苗蔚茂秀實無異豐歲於是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若令

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則民間永無流殍餓莩之患國家亦永無
蠲減糶濟之費矣

○朱子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曰熹爲政不德致此旱灾雖已究心
多方措置庶幾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飢餓流殍之苦然竊自
念智力淺短不惟精神思慮多所不周而事體次第亦須由軍而縣
方能推而及民若非三縣同官各存至公至誠之心深念邦本民命
之重相與協力豈能有濟今有愚見悉切布聞条具如後一逐縣知
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
要通情子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修事舉民受其賜茍或其上忽
其下惟務私己吝權下慢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

濟況今災數非常民情危迫經营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少有遲緩迴牾有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一檢放之恩著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任者少带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粮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搔擾又須不憚劳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止憑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囑别作情弊一勸諭上户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衆依公推舉約定所藏客户所糶米谷數目縣司畧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以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户既是富足之

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其增減如更詐欺抵拒即其姓名申軍切待别作施行一根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隅官保正子細抄劄着實開排再三丁寧説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之家漏落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貧民逐一讀示公共審悉衆議平允即與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根括隅官保正重行賞罰一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户及糶米人户公共商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市出糶上户米穀即與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須般載往來法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足去處及將來發糶常平米斛即具因依申來切待别行措置一凡郡

中行下寛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行如有未當或未盡事宜更望
子細示諭當行改正右件如前各請痛詧如或未蒙聽從尚仍前弊
致此飢民一有狼狽卽當直以公法從事不容更奉周旋矣千萬至
懇至懇大全

刑獄章

周禮大司冠三典佐五刑一曰刑新國用輕典（為其民未習教）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守成用常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其化惡伐滅之）

○小司冠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視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視其顔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視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

○司刺三宥一宥曰不識（謂愚無識）再宥曰過失（若舉刃欲斫而軼中人）三宥曰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而以兵矢投射）三赦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

○易曰議獄緩死程子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〻〻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論語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論語 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朱子曰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論語

○武侯書曰決獄行刑患其不平或有無罪被辜或有弱者被屈或有直者受枉或有信而見疑忠而被害惟君治獄觀其往來察其進退听其聲音觀其瞻視形懼聲哀来疾去遅還顧咨嗟此怨苦之情不可不惜下占盗視側見郤退喘息竊听沉吟腹計言語失度来遅去速不敢反顧此罪人欲自免也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近思録下同

○聽訟只與他研究道理分明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多事

○凡听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踈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詞

○答廖子晦書曰獄事人命所係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大全

○張南軒曰治獄而不得平者蓋有數説吏與市為吏固所不論而

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奸慝大則視大官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或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平者抑多矣

○黄勉齋與楊通老書曰大抵江西健訟成風斫一墳木則以發塚訴男女爭競則以強奸訴指道傍病死之人為被殺指夜半穿窬之人為強盜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念切疾惡之意深鮮有不為之動者故凡有訴州縣理斷不當之法莫若且索案或具因依申不可便予决也本集

禁奸章

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任謂朋友相任六曰不恤之刑恤謂相憂七曰造言之刑訛言惑衆也八曰亂民之刑執左道以亂政以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

○士師掌國五禁一曰宮禁王宮也二曰官禁官府也三曰國禁城中也四曰野禁五曰軍禁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斟汋盜取國家密事二曰邦賊為逆亂者三曰邦諜為異國反間四曰犯邦令干冒王教令五曰撟邦令稱詐以有為者六曰為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七曰為邦朋朋黨相阿使政不平八曰為邦誣誣罔君臣使事失實

○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賈民知物

之情偽與實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

○管子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正欲民之正也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

○子產問然明為政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左傳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朱子答黃商伯書曰示喻欲使某餒喘虎狼保養蛇蝎使奸猾肆行而得歌頌之聲則素心之所不為也大全

臨官政要上編終

臨官政要下編

政蹟上

儒吏章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寛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政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治草萊闢溝洫深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偸也至其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矣家語

宓子賤治单父有師事者有友交者有役使者彈琴身不下堂单父

治巫馬期亦治単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単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說苑

周子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為分寧縣主簿縣有獄舊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與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知南昌縣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盖不惟以抵罪為憂實以污

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蜀下之民不肯從罰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〻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敎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絶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伊洛淵源錄

程伯子調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

曰甬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令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甬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縣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再調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羨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

勝其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
浮論欲撓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
足益以宅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
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
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
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
稟於曹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
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茅山有龍
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
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

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ゝ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其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期就移澤川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而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鬬死者秩滿代

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此邑安有此誠有之則其村其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先時民彈差役〻及則互相糾訐鄉隣遂為仇讎先生盡知民心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敎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下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〻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改差鎮寧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常汪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

不死者前後蓋十數先生為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攜素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校主使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廵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来境上卒不

入隣邑有冤訴府願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行狀

○先生氣像清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祈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奸人乘虛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伊洛淵源錄下同

○明道作縣常於左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顥每日常有愧於此

張子為雲巖縣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

鄉人高年會于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其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知 行狀

陳古靈名襄字述古主建州蒲城縣簿邑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蒙蔽請託習以為常公夜察夙興務究其弊有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不可干老奸宿贓縮手喪氣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公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灵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郡囚立鍾前白

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公自率同職禱鍾甚肅
祭訖以帷〻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
出乃驗其囚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為盜焉仙居令縣僻陋
不知教公於正歲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讀而諭之曰為吾
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
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惰農業無作盜賊
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
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於是耆老相與感泣嘆嗟
從之翕然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
起知常州郡庠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公晨入其

中坐授諸生經義旁决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公以育英才爲己任出其門者知仁民爲固國之本治己爲臨下之範學古爲脩身之資事親爲行道之始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

自警編

朱子爲泉州同安主簿莅職勤敏纎悉苟利於民雖勞無憚選邑秀民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説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後知南康軍事悬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歲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捡放倚閣蠲減除劄帶納如秋苗夏税木炭月椿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發錢米充軍粮備賑濟申嚴隣路

断港遏糴之禁遴官吏授以方略俾視境内具知荒歉分數户口多寡畜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飢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飢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奸豪侵撓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勑額及高宗御書石經板本九經注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閒竟日乃返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為恨提舉浙東會大飢即日单車就道移書他

郡募米商蠲其征舟米輻輳鈎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旣定按行所
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
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惧常若使者
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為
急知潭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
校教諭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
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知潭州會洞獠擾屬郡遂拜命赴鎮至
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先生所至
必興學校明教化湖上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為
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潭州府申改正釋奠儀式

爲請錄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 行狀

張戩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己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養老恤窮皆有常譽惡勸善皆有籍鉤考會計密察不苛府吏束手聽命莫能欺嘗攝令蒲城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鬬訟寇盜倍蓰他邑異時令長以峻法治之奸愈不勝戩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諭使無犯法閭召父老使之教篤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給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悌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爲衰 伊洛淵源錄

黃勉齋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通判安豐鞫和州獄〻以

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于井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有廢井得尸知漢陽軍值歲飢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輳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粮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為安慶府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驚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委官屬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十日而計入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半榦日以五鼓坐堂濠砦官皆入聽命以一日成筭授之役某鄉民兵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

其料民兵八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廵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鉄事畢還之城成有老姫百歲至府致謝曰為一郡生靈謝耳宋史

真西山知泉州蕃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悉寬之至者衆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編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胡朱張學術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立惠民倉又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

舍立義所惠政畢舉宋史○西山先生嘗作政經首以經訓而附以漢晉隋唐守令之事爲牧民之要以備省覽

良吏章

管仲相齊桓伯天下作内政以寄軍令制國五家為軌〻〻有長十軌為里〻〻有司四里為連〻〻有長十連為鄉〻〻有良人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師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〻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國子之鼓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令勿迁徙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視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問鄉長曰子鄉有好學慈孝聰慧質仁聞於鄉里者有拳勇股肱秀

出於衆者有則以告否則謂之蔽賢有不慈孝不長弟驕躁陰暴不
用上令者有則以告否則謂之下比罪各有五國高退而修鄉〻退
而脩連〻退而脩里〻退而脩軌〻退而脩家匹夫有善可舉有不
善可誅故民皆勉於為　又制鄙三十家為邑〻有司十邑為卒〻
有卒師十卒為鄉〻有鄉師三鄉為縣〻有縣師十縣為屬〻大夫
五屬故立五大夫各治一屬立五正各聽一屬正月之朝五屬大夫
復事擇寡功者而謫之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君又向如鄉長五屬大
夫退而脩屬〻退而脩縣〻退而脩鄉〻退而脩卒〻退而脩邑〻
退而脩家使士農工賈四民各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
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工商之鄉不從戎

役反諸侯之侵地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遊士八十人游於四方號召善士贖罪以兵器見國語通貨積財與俗同好惡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貴輕重慎權衡史紀

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我子產及三年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以鄭國小間於晉楚鑄刑書曰吾以救世也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水懦弱

民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寬難及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吉悔之左傳子產嘗聞婦人哭執問之果手刃其夫者或問何以知之曰夫人於所親既死則哀今哭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奸也獨異志魯季孫治魯殺罰當罪子貢曰暴哉治乎子產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者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韓詩外傳魏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禁巫祝為河伯取民之女為婦鑿渠十二灌漑民田到今皆得水利史紀

○文翁少好學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選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親自飭厲詣京師受業又起學官於成都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每出行縣學官諸生與傳教

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縣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漢書

汲黯爲東海太守黯治官理民好清淨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小苛黯多病卧閨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史記

○朱邑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漢書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強難治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由是民多怨讎延壽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

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〻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
愛銷除究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
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
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數
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
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
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
講武習射御治城郭收租賦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
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
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

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
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
獄大減為天下最守左馮翊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
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
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
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
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相爭訟既傷風化重使
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
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
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

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
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
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
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漢書
黃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為河南丞
俗吏尚嚴酷而霸獨用寬和為潁川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
詔令〻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
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閒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
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
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

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聞毫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職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奸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

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内明得吏民心户口歲

增治爲天下第一漢書

龔遂以明經爲官忠厚剛毅有大節渤海歲飢盜起宣帝召爲太守

曰君何以治盜賊對曰海濵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

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柄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

安之也上聞遂對甚悦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

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

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黄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

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

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

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刼畧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鷄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趍田畝秋冬課収斂益畜果實蔆芡勞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漢書

召信臣明經高第迁上蔡長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迁南陽太守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閼凡數

十處以廣溉灌歲〻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户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漢書

卓茂泉平關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甞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義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〻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古来言耳茂曰汝為獘民矣凡人所以群居

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耶吏顧不當乘勢力強請求耳亭長素賢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〻必無怨惡以律治汝〻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綱目

任延為九真守民無嫁娶之女無適對匹不識姓延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省俸助之同時相娶二千家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後漢書

陳寔為太丘長修德清淨百姓以安隣縣民歸附者寔輒令還本司吏慮民有訟者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綱目

韓韶為嬴長流民萬餘户入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獲罪含笑入地矣綱目

劉寬為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嘗以齊之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後漢書

龐參為漢陽守郡人任棠有志節參到棠不交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屏前抱兒孫伏户下參思其微意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強抱兒當户欲吾開門恤孤也任職抑強助弱果以惠政得民世説

楊震爲荊州刺史茂才王密除昌邑令夜懷金十斤遺之曰暮夜無知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慙退後漢書○後漢書曰李膺補蜀郡守修庠序設教條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入門○宋史曰鮑曾知端州秩滿歸不持一硯李及知杭州時未嘗市吳中物

仇香爲蒲亭長民陳元母告元不孝香驚曰我近過舍廬整頓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母守寡養孤何肆意一朝欲致此子於不孝母聞感悔涕泣而去香乃親到元家與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卒成孝子邑令王渙曰不罪陳元少鷹鸇之志香曰鷹鸇不如鸞鳳○續漢書

魯恭爲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有三異虫不犯境化及鳥獸童子有仁心謂不擊乳雉有亭長借牛不還主訟之恭勅令還牛亭長仍不還恭歎曰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椽吏共留亭長慙還牛不敢欺也

鍾離意為棠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讐係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
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
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竟得以減死論○後漢書
吳祐為膠東相安丘男子毋丘長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以械自係
祐知長未有子即移安丘逮長妻使同宿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囓
指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唐書呂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
囚白父母在明值歲朝不得省泣下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戒如期
還獄吏白不可答曰吾以
誠待人人宜負我囚果至
諸葛亮佐先主治蜀刑法峻急人多怨嘆者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
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
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

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
劉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
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々極則賤
順之以恩々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々行則知
恩限之以爵々加則知榮々恩并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
矣嘗上後主書曰身在外任無别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
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又嘗
與李平書曰吾受賜八十斛今畜財無餘妾無副服及卒如其所言
亮為相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
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

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鍊物理其本循
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威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
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季漢書

徐邈爲涼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修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
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
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閒私伏藏之府庫然後率以
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出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
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與羌胡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使知
應死者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季漢書下同

○杜畿爲河東太守時郡縣殘破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

訟有相告者䜟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来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鷄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䜟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司馬芝爲河南尹抑强扶弱私請不行爲教與郡下曰盖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袂也君劣於上吏袂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

○倉慈為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慈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不滿十人魏世京兆守顏斐等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清白或摘奸發伏咸為良二千石

○顏斐在京兆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々有一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民役閑鉏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二束為冬寒冰炙筆研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

民ゝ不求利 魏畧

○傅嘏為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官曹分職以次考核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檟楚而得其實不為少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ゝ之名吏民久而安之 季漢書

孟康為弘農清己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事無宿諾時出案行豫勑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探候勑吏卒谷

持鐮所在自刈馬草常從不過十餘人 同上

陶侃愍帝時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内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尒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為荊州刺史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撿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三倍若非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游見

人持一把未熟稲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稲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装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断識察纖徹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薨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資治通鑑

○蘇瓊齊文襄時為南清河太守性清慎不受瓜果百姓有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

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総集大儒衛覬融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禁淫祀婚喪皆令儉而中禮又蚕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内其兵賦次第竝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辨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北史

○公孫景茂開皇間為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鷄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閲視百姓産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廣揚稱述如有過悪随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助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

○辛公義隋文時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疫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輿致廳事公義晝夜處其間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旣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迁并州下車先至獄中十餘日間决遣咸盡新訟皆立决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或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遞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北史

○李繪北齊時爲高陽內史乃置農正勸課墾田家給人足何閒太守崔諶恃弟暹之勢從繪乞麕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

天麕則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踈嬾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倭人

○崔仁師貞觀時為侍御史按獄青州逮捕滿獄仁師至悉去杻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曰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為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綱目）

○徐有功在武后時為侍御史用法平恕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同上）

○郭元振中宗時為涼州都督令甘州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軍粮

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庚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道不拾遺同上

○梁彥光隋文時爲相州刺史發摘姦隱若神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户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謡訴訟萬端彥光欲革其弊乃用俸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招集之親臨策試有勸學異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并坐廊下有好論惰業者坐之中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廊外祖道並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厲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不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俞母

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狀逼遂感悟改過厲行卒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隋書

○張詠知益州李順餘寇復張大詠至勉上官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尒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尒死所矣正等由是深入大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貧從詠諭以恩信使歸田里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有牒訴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決每鄰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其為政恩威并用蜀人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

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奏罷峽西粮運益州有龍猛軍本皆募
群盗充之潰為群盗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以州印付之鈐轄愕
然詠曰今盗如此而鈐轄安坐是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
將出討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張酒具於城門曰
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飲數行鈐轄曰某願謁
於公詠曰何也曰所求兵粮皆應副之詠曰諾老父亦有謁鈐轄曰
何也曰鈐轄若無功而返必斷頭於此樓下鈐轄震慄而去曰觀此
翁所為斬我不利也遂盡力大破之賊遂平詠以蜀地素狹游手者
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税如其價
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

制逮七十餘年時有㝠饉民無餒色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頹廢詠察郡人張及李畋皆有學行遂延奬加禮於是兩川文風益振詠採訪民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曰彼有好悪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詠復知益州知民信已易嚴以寛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㒹愜詠問李畋曰百姓信我否曰侍郎威恵及民民皆信服詠曰前一任未也此一任應稍〻尒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自警編○詠在杭有冨民將死子方三歳乃命壻主其貲遺書曰他日分財十之三與子〻長以財為訟壻持遺書詣府詠曰汝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

財三與壻而子與七皆泣謝去同上○詠在崇陽見里人負菜歸問知買于市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同上崇陽民以茶爲業詠令拔茶植桑民初稱不便後榷茶他縣皆坐累而崇陽桑已成民食其利名臣錄詠嘗曰爲政吏曰治未也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〻矣自警篇

○歐陽脩多談吏事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無以遣日取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以夷陵荒遠褊少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今遇事不敢忽也知開封代包拯威嚴公簡易循理不求赫〻之名有以包政厲公者公曰凡人

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其所長耳公爲數郡不求治績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所莅皆大郡公至三五日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如僧舍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弊吾所謂寬不爲苛急所謂簡不爲煩碎耳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凡治人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自警編）

張希顔爲萍鄉令范延賞自豫章入都張詠問曰治途見好官否曰萍鄉令張希顔雖不識面知其爲好官也昨入境野無惰農肆無游食橋梁脩驛傳治夜宿郵次更鼓分明此必善作官者詠笑曰張君固善足下亦知人即日同薦于朝（輿地備考）

政績下

能吏章

趙廣漢少為郡吏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守京兆尹新豐杜建素豪俠賓容為奸利廣漢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將建棄市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缿筩（缿音項缿若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守京兆尹為二千

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其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腹心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否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逋之無所逃案之辠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朝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正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奸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

将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戸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两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脫解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則開戸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勑使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殺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我〻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奸摘伏如神皆此類也（漢書）

尹翁歸曉習文法為市吏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拜東海太守治東

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〻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少懈輒披籍縣〻収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治入守右扶風遷用廉平疾奸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奸邪罪名亦縣〻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奸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脱緩於小弱急於豪強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翁歸為政雖任刑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及卒家貧無餘財漢書

張敞宣帝時渤海膠東盜賊并起敞上書自請治之天子徵拜膠東

相敞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
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
罪吏追捕有功調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
然國中遂平守京兆尹長安市偷兒尤多百賈苦之敞求問長安父
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
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朝召詣府恐諸
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
偷長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傳之一日捕得數
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

者其治京兆畧循趙廣漢之迹方畧耳目發伏禁奸不如廣漢然敝
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々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
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
薛宣守左馮翊始高陵令陽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
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接待甚備陰求
其罪臧宣察湛有改節迺手自牒書條其奸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
君如牒馮翊敬重令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
湛自知罪臧即解印綬付吏終無怨言而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々
獨移書顯責之遊得檄即解印綬去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
縣長吏使自行罰曉告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

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懽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記多仁恕愛利性密靜有思〻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後宣子宣為彭城令宣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問不教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 漢書

張綱順帝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楊徐間綱為廣陵太守单車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遺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座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

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爲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来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荊楊兖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祀且絶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時長吏有能政者洛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峻選用文武各盡其用發奸不旋踵民間不畏吏章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按其奸臧乃爲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

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自首其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綱目

○曹魏田豫為護烏桓校尉豫以戎狄為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為讐敵互相攻伐其禦虜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強猾凡逋亡奸宄為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清約儉素賞賜散之將士家常貧匱 漢書

○魏郭淮為安定每羌胡来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 同上

○元魏陸馛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名望素重者以禮待之詢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十善又簡諸縣強門百餘人為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為耳目於是發姧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刼盜者北史

○北齊彭城王高浟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内肅然守令叅佐下及胥吏行遊往来皆自齎粮食浟纎芥知人間事有湿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舎食鷄羹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衆曰食鷄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来驢駄鹿脯至滄州界驢與脯俱被盜明旦告浟〻令左右及府僚吏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知之推獲盜者又為定州刺史有人被盜

黑牛背上有白毛泒乃詐為上符市牛皮倍售價直使牛主認之因
獲其盜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泒乃令人密往書菜
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後境內無盜北史
李崇魏孝文初為荊州刺史勅發兵送崇崇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
但須一宣詔旨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惧乃將數十騎馳到宣詔綏
慰人即帖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兩境交和無烽
燧之警除兖州刺史兖土多刼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
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盜發便
擒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延昌初都督江州先是壽春人苟恭有
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前同縣趙奉伯家恭以狀告

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
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跳悲
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詧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
狀奉伯欵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
俱渉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追役責規絶名貫乃認城外
死尸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
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
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疑引獄得決竟崇
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識者偽從外来詣慶賓告曰僕住在
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

兵輩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任揚州相
國城內嫂往徐君脫矜愍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
令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請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
當訪賢弟苦其不信可見隨者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所停此人具
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吏問益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為
人縛送崇呂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傅琰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并著能名謂之傅聖在山陰賣針賣
糖老姥爭團絲琰桂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
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鷄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縣
內稱神明無聽為偷琰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

傳不以示人琰子翻爲官亦有能名建康令孫廉問丈人發奸擿伏
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〻則憲綱自行勤則事
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不理得乎時
劉玄明亦有吏能翻代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
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别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惟日
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翻子岐仕梁除始新令縣人有相
毆死郡録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脱械
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還家獄掾固爭
曰古者有此令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
深相歎異岐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南史

劉晏代宗時貢賦不入府庫耗竭所費不貲晏掌天下財賦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至於勾撿簿書出納錢穀必委士類吏惟書簿牒常言士名重於利故多清修吏利重於名故多貪污然惟晏行之他人效者莫能逮其屬管居數千里外奉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日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賦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日須如干救

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流亡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户口蕃息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為官多則民擾但於鹽鄉置官收鹽轉鬻商人或商絶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晏隨便造官船教漕卒江汴河渭緣水置倉轉相授給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自是無升斗沉覆者晏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太多晏曰論大計者不惜少費使執事者私用無窘則官物堅牢後通中計費給之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資治通鑑

胡長孺元至大間為寧海主簿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

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公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八人躡其後公至叢中人突出要之公方避辭以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其通其黨置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畚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挾傷民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来訴公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挟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而償其器群嫗聚浮屠庵誦佛書爲禳祈一嫗失其衣適公出鄉嫗訟之公以牟麥寘群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公閉目扣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當芽一嫗屢開掌視公指縛之還所竊衣公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奸事屢問不服者公曰此易〻尒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奸者訊之辭愈堅公佯謂令長曰頗聞國家有詔盡迎之叱隸卒縛奸

者東西極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姧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無承行將自解矣語畢案下吏躍而出姧者驚咸扣頭伏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瑶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紿以亾於盜屢詔不獲直往告公公曰侴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公嗾盜誣兄受步瑶爲贓逮兄赴官力辨數不置公曰侴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蒼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侴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其行事多類此理學通錄

况鍾宣德間爲蘇州知府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爲知府授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馳驛之任鍾初視事爲木訥胥持文書皆不問當否便判可奬蠹輒識之通判趙忱肆慢侮鍾亦唯唯不校既期月

一朝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禮生以僚屬以下亦集鍾言某有朝廷勑未嘗宣今自宣勑既宣中有僚屬不法經自拿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坐堂上呼里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癉之術雖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為部別今以屬若等速以善户惡户報来善者吾優視之甚則賓致鄉飲惡者吾且為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俟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爾某作如此擬應窃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群胥駭服不敢辨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隷有膂力者四人舉一胥擲空中攧死之皂姑少投去鍾大怒曰吾為百姓殺賊狗鼠輩為吾樹虐威耶高投之立死不死〻若狗曹皂惧如命立斃六人命屠人鉤其髮拖出肆諸

市復黜屬官貪暴者庸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悚革心奉命惟謹

蘇人稱之曰況青天皇明通紀

決獄章

後魏李惠為雍州刺史有負薪負塩者爭一羊皮各言籍背之物惠謂州吏曰此羊皮可拷知其主群下默然惠令置羊皮於席上以杖擊之見小許塩屑使爭者示之負薪者乃伏罪北史

○後周于仲文為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爭之仲文乃令兩家各驅牛群到及放所得一牛遂入任氏群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杜即伏罪北史○南史宋顧憲之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主家盜伏罪○唐張鷟為河陽尉有客驢韁斷鞍并失之三日訪不獲詣縣告鷟推窮甚急盜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鷟令不秣驢去轡夜放之驢尋向昨夜餵處去乃搜其家於積草之下得之

○漢黃霸在潁川郡有富室兄弟〻婦懷妊長姒亦懷妊胎傷匿之

弟婦生男姒奪取為子爭訴於霸〻使人抱兒乃使娣姒竟取之姒持之甚猛娣恐傷情甚悽慘霸叱姒曰汝貪財欲得此子姒伏罪風俗通

○唐張允濟為武陽令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隣邑元武縣有以牸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间牸生十餘牛及将異居妻家不與本縣累政不能决其人乃越界訴於允濟〻〻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冐去具言所以允濟遂令左右縛牛主布衫蒙頭将詣妻家村中捕盗牛賊悉问此村牛所從来妻家不知其故恐致連及乃曰此是女婿家牛允濟令發其蒙謂曰此即女婿當以牛歸之唐新郷令裴子子雲有奇策部人王恭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琎家养五年産犢三十頭恭還索牛舅牸二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牸恭訴於子雲令送

恭獄追盜牛賊李珽至叱曰賊與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家喚汝共
對乃以布衫蒙恭頭來命珽急吐辭珽云牛是外甥牸所生宗非盜
得子雲去恭衫珽驚即還牛一縣伏其明察○唐趙和為江陰令有
淮陰二農比莊其東隣以莊券質西隣錢百萬緍後當收贖先納八
千緍期來日以殘資贖券恃契不徵領約明日再賫餘鏹至以西隣
不認既無證保又無文籍乃訴于和〻乃思策一日召捕盜吏數輩
賫牒至淮陰云有江賊業具言同惡在其處姓名形狀俱以西隣指
之請牿送既至和責之曰何為冦江囚泣曰田夫未嘗舟楫和曰所
盜多金寶錦綵非農家所宜有因言稱農所出紬綃家機所出錢東
隣贖契者和曰汝果非盜何為諱東隣所贖八千緍遂引其人使之
對證懸懼伏罪於是牿往本土推給○小說載侯臨為東陽令時他
邑有民因分財產寄物姻家遂被隱匿累訴不直聞臨治辨來求伸
理悒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止令俱物之名件而去后半年縣獲
強盜曰候令妄通有贓物寄其家乃捕至下獄引問泣訴盜所通金
帛皆親黨所記臨即遺
人追民識認尽以還之

○唐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
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謂寡婦曰汝寡居十年惟有一子今罪至

死得無悔乎曰無賴不順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来取兒尸曰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将棺至時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門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嘗為兒所制欲除之乃杖殺道士及寡婦即以棺盛之庚書

○呉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稱夫被燒死夫家疑而訴之於官妻拒不承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乃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活者有灰因驗夫口中無灰以此鞠之乃服罪沈括筆淡曰張昇知潤州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即往哭之曰吾夫也以聞于官昇集于里就井驗之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衆皆不辨而婦人獨知其為夫何耶訊問乃奸人殺之而婦人與謀也○莊遵為揚州刺史巡行聞哭聲懼而不哀問之荅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令吏守之有蠅集尸首乃披髻示之得鉄釘因鞠其婦與奸人共殺其夫也○高麗史李寳林為星州牧道聞婦人哭曰哭聲不哀若有喜

者鞫訊之果與奸夫殺夫

○唐杜亞鎮維陽有冨民父亾奉繼母不道元日上母壽母因賜觴於子疑有毒覆地而墳乃詬母〻拊膺不伏鞫請公府亞詰之曰佘上母壽酒從何来曰長婦執爵母賜佘爵又從何来曰亦長婦長婦為誰曰此子之婦也亞訶之曰毒因婦起奈何誣母遂分劾乃夫婦同謀誣母也遂置法

○宋孫張卿知和州民訴弟為人所殺者詧其言不情乃問汝户幾等也汝家幾人曰惟一弟與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貨乎按之果然矣

○魏胡質為常山太守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求賊未得質曰此士

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集其隣居少年有書吏李若者見貧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伏罪魏志○又曰魏高柔為廷尉獲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沒身其妻盈氏及男女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詣廷尉柔問何以知夫亡曰夫非輕狡不顧室家者又問汝夫不與人有讎乎曰夫良善與人無讐汝夫不與人交錢物乎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事係獄柔乃占問所坐語次問曾舉人錢否對曰單貧不敢舉人錢察其色動遂復問汝曾舉竇禮錢何言否耶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詰之曰汝已殺竇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伏罪

○唐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迯妻敀寧有衛州王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王衛刀殺迯其刀却内鞘中正等不知覺也至明店人趂正等拔刀血甚狼籍囚禁正等拷訊苦痛遂自誣服上聞之差御史蔣常復推至則総追店人年五十以上者集為人數不足且放散惟留一老嫗年八十餘日晚放出令典獄密覘之曰

嫗出當有人共語者即記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即記之明日復甬如是三日并是此人曰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出與老嫗語者餘并放散問之具伏云與逖妻奸殺唐書曰唐韓思彦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汗訊掠已伏思彦疑之晨集兒童凡數百暮乃出之如是者三曰問兒出亦有問之者乎皆曰有之即物色其人而訊之於是果獲真盜

○宋呂公綽知開封府有營婦夫出於外盜夜入舍斷其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其夫之仇不宜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奸狀伏誅

○向敏中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寝於門外車箱中夜有盜入其家携一婦人并囊衣踰墻而出僧適見之自念主人明日必疑我

曰亡去夜走忽墜眢井中而踰墻婦人已為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汙僧衣主人蹤跡捕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殺之贓與刀在井傍不知何人持去以贓仗不獲疑之密遣吏訪賊食於店村有嫗聞其自府中来不知其吏也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歎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嫗指示其家吏往捕并獲其贓僧始得釋自警編ㄙ新唐書劉崇龜鎮南海有富商子泊舡江岸見一高門中有美姬少年戲曰夜當詣宅矣女亦無難色是夕果啓扉待之少年未至有盜入室姬不知欣然往就之賊謂見擒以刀刺之遺刀逃去少年繼至踐血仆地乃見死者走出船夜辭維而遁明日其家迹至岸〻上人言其家有某客船徑發遂訟公府遣人追捕拷訊此情唯不招殺人崇龜視所遺刀乃屠刀也因下令日某日大設合境屠者皆集以候宰殺既而放散令各留刀翌日再至命以刀因詰之對曰此非某刀乃是某人刀耳亟往捕之則已逃矣於是以他囚合死者為商人子侵夜殺之逃者聞而還乃擒置

法商子以夜入人家杖背而已△北史魏司馬悦為豫州刺史有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於道或疑張堤行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楚掠誣服悦疑之乃引毛老兄問曰殺人取錢當時應有狼狽有所遺曾得何物曰得一刀鞘悦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者言其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悦詰之具服

○後漢周紆為召陵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道傍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死人所若與共笑語陰察視口眼中有稻芒乃密問守門者曰誰載藁入城曰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曰外頗有疑吾與死人共笑語者否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訊之具服後漢書△

近代有人為湖南守境有良家女往于田摘木綿花同里書堂士族総丱多聚焉中有一秀才經過見女而挑之女無忤色遂以夕為約時里中有雇奴密聞而二人不覺也女及夜開戶候之雇奴先至女携入始覺之抵死牢拒雇奴恐事發殺之而去秀才後至踐血見女子已死驚迯還書堂明日女家捕迹告官郡守疑秀才不決密令親信伶俐人夜往女藁葬中泉哭如女鬼拜問發怨言云我作陰魂當殺〻子

者若爲佛供或饗我則赦或解冤徵作拜如鬼語每々如是村中傳以爲怪雇奴聞之而懼入山供佛又夜中就殯前祭告遂被捕伏罪

○宋朱壽昌知閬州有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勢與財得不死時又殺人賕其里民就吏獄壽昌疑之引囚密問囚對如初乃告曰尒以死人毋令有悔吾聞子良遺汝錢十萬納汝女爲子婦汝死背之將奈何囚色動因泣下以實告子良付法宋侯詠爲號州叅軍土豪趙宝殺人誣其傭令代死且賕吏成獄詠辨狀立正之一郡以爲神明

○歐陽曄知端州有民爭舟歐死獄不決曄出囚飲食之皆還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吾視食者皆右手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明也囚乃服歐陽公集○宋史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刀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私匕箸曰語之曰他人行刀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

右臂也誣者乃服

○五代時有人行商回見其妻為人所殺而失其首妻族乃執婿送官嚴訊誣服從事疑之請緩其獄更加窮治太守請許乃追封内仵作行人編供近日與人家安厝墓冢多少去處一一面詰之又問頗有舉事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近於豪家舉事只言死却嬭子五更初於墻頭舁過凶器輕似無物見瘞其處亟遣人發之但獲一女人首即將對尸令其夫驗認云非妻也繼收豪家鞫之乃是殺一嬭子函首瘞之以尸易此良家婦私畜之豪人棄市婿乃獲免王堂閑詰△宋時太平州有一婦與小郎同出遇雨入古廟避之見殺人先在其中小郎被酒困睡至晚方醒人皆去矣嫂已被殺而尸無首驚駭號呼被執送官不勝拷掠誣服強姦嫂不從而殺之棄其首與刀於江中遂坐死後其夫至廬陵於優戲場認得其妻伶悉竄捕獲伏法蓋向者無

首之尸乃先在庙中之人也伶人斷其首易此婦人衣而携去○宣歛聞有尸強盜夜殺一行旅棄尸道上携其首去將曉一人繼至而践其血亟走避之尋被追捕繫獄半年不決有司切欲得首結案乃嚴督吏胥偏行搜獲會一丐者病卧窖中即斬以應命囚亦久厭拷掠被誅後半年強盜始獲獄成所斬首乃瘞歛縣界蓋有司急於得首以結案

○宋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召使前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僞也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肥膚青赤如毆傷者剝皮橫置膚上火熨之如棓傷水洗不落但毆傷者血聚而硬僞者不然故也

○宋賈昌齡為饒州浮梁尉其俗輕死與人有怨往〻先食野葛以誣者昌齡輒能辨之

○宋李處厚知廬州民有毆死者驗無傷迹遇一老父曰以新赤油

傘日中覆之用水沃屍迹必見試之果得高麗時有妻殺夫獄驗之無傷刑官爲憂其妻問之知其狀告曰當置屍室中就蠅聚處驗之刑官從其言果臍中納小針針之遂正其罪刑官之妻亦再適而来鞫其有奸黠之云

○小說江南有富商只有一妻與同伴二人約于江頭及期而往則二人先来見商貨甚多相與謀殺投江中二人陽爲不知還到富商家呼其妻謂三娘曰相期不来有何故也妻曰俄已去矣二人詰其由因執告官蓋殺其妻則其家財欲共分故也獄久不成有一官来鞫判曰臨門却呼三娘子已識家中無主人乃訊二人得情伏法

○高麗鄭云敬爲福州判官州僧正於瓮川驛路爲賊所害性命僅存驛吏見之問其故僧正曰予賚布若干疋入某人家見糞田役人飲酒到其處見人耘田去許多步有人自後勵拜曰我耘田者呼與

語不應何也未及對卽擊之奪布而去吏扶人入家未幾死吏執耘田者告于牧耘田者服罪獄成時云敬自外還曰殺僧正者恐非此人牧使曰已服矣云敬愚民不忍鞠问之若恐怖失辭耳牧使曰明公處此云敬問糞田者曰吾聞汝餉役人之日僧正出有言及僧正布者毋隱糞田主白有一人在座曰僧正布可充酒價於是拘其人及其妻而來置其人外先鞠其妻曰吾聞某月日而夫歸汝布若干匹謂從何得之妻曰某月日夫以布歸曰借布者還之問其人借者誰歟其人辭屈伏罪牧使邑人驚問之云敬曰大抵盜賊秘其蹤跡惟懼人知其曰我耘田者詐也

高麗史○又曰云敬爲全州牧使有僧娶妻居家一日出外被傷死山路其妻狀訴于牧無證久不決云敬上官其妻又訴卽鞫其妻有所私者妻曰無知但隣有無妻男戲妾曰老僧死則事偕矣於是卽拘其

男及其母以來置男外鞫其母曰是日男自外來曰子困矣與友人飲酒醉即問其男所與飲酒者爲誰其男辭屈果殺僧者

○石晉時冠氏縣僧院有鉄佛高丈餘中心空一朝忽云佛能語教戒徒衆士庶雲集施利有三衛張輅詰其妖狀乃率人圍寺盡遣僧出乃潛開其僧房得一穴通佛坐下即由穴入佛身勵拜歷數諸僧過悪衙将遂擒其魁戮之

○宋仁壽縣有吏胥洪氏利隣人田紿之僞爲券以茶染之類遠年者訟于縣々令江某郎中取紙積伸之曰若遠年紙裡當色白今表裡如一僞也訊之果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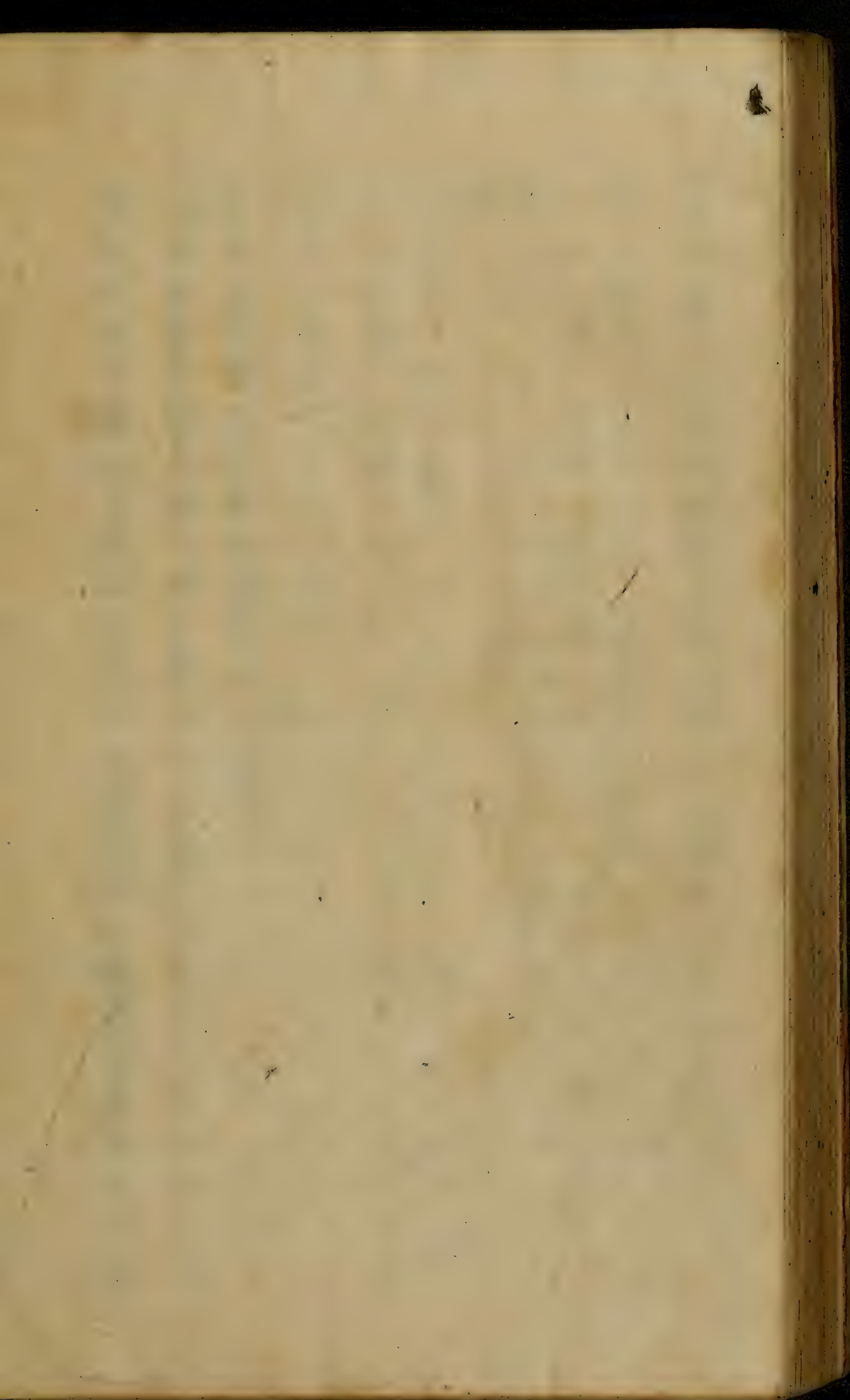
○唐張鷟爲河陽尉有呂元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而元執之堅張乃取元告牒括兩頭惟有一字問元是汝書即云是不

是郎云非元曰非去括郎是元告牒先决五十又括詐爲馮恍書內二字以問之元乃曰是及去括郎詐書也元於是服罪宋郎簡知竇州有椽吏死子幼贅婿偽爲券取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自訴于朝下簡劾治簡以旧案示之曰此爾婦翁書耶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其婿乃伏罪

○漢薛宣有人持縑入市值雨以縑被覆一人後至求庇雨霽互爭縑詐於宣〻斷縑各與其半使吏追听之後人曰太守之賜其主稱寃不已宣詰之得扶風俗通○自警編宋張齊賢在中書戚里財分財不均齊賢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齊賢郎命責狀決案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文書交易之

○我朝李右相流武臣也治獄詞盜號稱神明嘗爲司寇民有與名官李增訟者李相右民一夕民不在求不得疑增殺之懸重賞購其

死沿江上下設械罛餉爬經旬不淂李别使人譏察密矚曰有終始
如一者捕之都民或三四日或六七日意闌則去有一人從初至終
混在衆閒倡言難獲於是捕而訊之果是殺者也得其屍增竟在獄中



治盜章

北齊任城王高諧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水浣衣爲乘馬行人换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来訴諧召城中諸嫗示靴曰有乘馬於路被賊殺害者遺此一靴得非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回妻家也即捕獲之北史○北史周楊津爲岐州刺史有人齎絹三百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被劫人来告津乃下教曰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收捕并絹俱獲

○魏元禎爲南豫州刺史時山蠻抄掠禎乃呂蠻酋使之觀射先遣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叅射限命不中禎即斬之蠻魁等服伎異威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着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偽舉目瞻天

徵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俘送十人禎告諸蠻曰汝鄉里作賊如此合死蠻等皆叩頭禎卽斬之因慰遣自是境無暴掠

○唐呂元膺鎮岳陽出遊忽見有喪轝駐道左男子五人衰服而隨元膺曰遠葬汰近葬省此決姦黨令搜棺中皆兵刃乃曰欲過江掠貨故假為喪輿使渡我者不疑耳公令劾之更有同黨數十已期集於彼岸併擒以付法（柳公綽為襄陽節度使歲儉隣尤甚有齎喪者哭且献状曰迁三世十二喪于武昌津吏所過公綽卽命軍候擒其人破其柩皆實以稻米蓋葬於歉歲不應併舉三世十二喪故知其詐耳）

○前秦符融為冀州牧有一老母日暮遇劫盗行人為母逐禽盗ゝ反誣行人符融曰二人并走先出捧陽門者非盗既還融正色謂後

至者汝即盜也其發奸摘伏如此蓋融性明詧能懸料其事以為盜若善走則決不被行人所獲以此測之先走者是捕逐人晉書

○唐太平公主失鈿䥖金寶武后督捕甚急湖州別駕蘇無名擿伏有名后召見對曰請寬府縣盡以捕盜卒付臣不過數日獲盜后許之無名戒吏卒於東北門伺察有胡人十餘衰絰出赴北邙見諸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又巡塚傍相視而笑乃使擒之發塚剖棺寶器在焉后問何術獲盜對曰臣到都日見此胡出葬便知是盜但未知葬處今清明拜掃須出城尋迹得之哭不哀葬非人也巡塚笑喜物無傷也向若迫急許必取而逃矣又唐懷州董行成善察盜有人從河陽店盜行人一驢并囊侵天欲曉至懷州行成市中見之叱曰彼賊住下驢子即承伏少頃驢主尋蹤至或問何以知之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

引騎遠過是故知其為盜也

○張詠知江寧府有僧陳牒出憑詠據案熟視久之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郡僚不曉其故詠乃召僧問披剃幾年對曰七年又曰何故額布繫巾痕即惶怖首伏乃一民與僧同行道中殺之取其祠部戒牒自剃為僧也名臣録

○北周韓褒為雍州刺史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置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并其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

名簿藏之曰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盗者可悉来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戮身籍沒以賞前首者旬月間諸盗咸悉首廢取名簿勘之無差并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群盗并息北史○北齊華原為兗州刺史有幹略達政体至州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火賊及隣州亾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欸款咸撫以恩信放欲田里人懷感附○州近世某人為楊根郡守境多盗賊常人往来時察問其里可疑之人私自記之糴羅賊役人民聚會時必招其人嚴飭之盗賊欽迹

○後魏高謙之字道讓以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詐作金以市人馬因以逃走詔令人捕之謙之乃枷一因立於馬市宣言詐市馬賊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中私議者有一人忻然曰無復憂矣遂執問服罪北史○後漢慕容彥超為鄆帥日置庫質錢有奸民以偽銀二錠質錢十萬主吏久之乃覺彥超知之陰教主吏夜穴庫墻盡涉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盗告彥超即榜于市台人收捕仍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争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執之服罪

○後漢虞詡為朝歌長詡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由是駭散咸稱神明後漢書ム宋史幸懌為永安巡檢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授以賊姓名使捕之懌閉柵示劫乃夜與數卒服盜服迹盜所常行處入民家老少皆走獨一媼留為治飲食如事群盜懌歸閉柵三日復自剪髮就媼而以餘遺媼ゝ以為真盜乃稍就與語曰及群盜媼曰彼聞某殿直來皆適去近知閉營不出漸還矣某在某處某在某處懌後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某殿直也為我察盜之實的居處切勿泄乃分軍士悉擒獲之

○包拯知天長縣時有訴盜割牛舌者拯密諭令歸屠其牛而鬻之

遂有告其私殺牛者拯詰之曰何為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其人驚服宋史〻宋戭龢知嘉興縣有村民告牛為盜所殺龢令丞歸勿言明告官但召同村解之遍以肉餽知識或有怨即陪與民如其言日有持肉告民私殺牛者龢即收訊果其所殺〻高麗史李賓林為星州有人訟隣人刲牛舌隣人不服賓林渴其牛會里人和醬于水令日以次飲牛〻欲飲即止里人令至所訟人則牛駭走訊之果服如

○魏國淵遷魏郡太守有投書誹謗者操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勑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閒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諭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遂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季漢書〻宋王安禮知開封府時或投書告一冨家

有逆謀都城稍恐安禮不以為然數日有告根治搜驗ゝ富家事皆無迹曰問曾與誰為仇對以數月前鬻狀馬生者有所貨而弗與頗積恐言於是密以他事攝馬生至對款取匿名書較之字無少異訊鞫引伏

○周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胡家被劫鄰人被囚者衆慶以賊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府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漏泄今欲首服恐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来告慶乃復施免罪帖居二日有一奴面縛自告帖下因盡獲黨與北史ム吳志陳表為将有盗官物者數人唯杖施明榜掠明素狀悍俟死無詞廷尉以聞孫權使表以意求其情實表乃去其桎梏飲食沐浴以誘其款心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特釋明而戮其黨

○周世宗時高防知蔡州部民王義爲賊所劫捕五人窮治贓仗已具将致辟防疑其枉取贓閱之呂義問所失衫袴是一端布否曰然

防令校其幅尺廣狹踈密不同因乃稱究問何故服罪曰不任箠楚求速死耳居數日獲本贓而五人免宋史○宋邵曄為蓬州錄事知州楊全性悍而率部民十三人被誣為劫盜悉置大辟曄察其枉曰請再劾不聽乃取二人棄市餘械送闕下次日果得正賊

○後唐孔循時長垣縣四鉅盜富有資產及敗所牽挽則四貧民也勢家及獄吏受賂鍛成此獄都不訊鞫欵成當誅循慮囚無一言領過蕭墻囚屢回首循疑其情未究因召問之云實枉且言適以獄吏高其枷尾故不得言請退左右細述其死即鞫之四盜俱伏法四貧民獲雪和𡷊五代間事○宋史危正辭為江南轉運副使饒州有郡盜劫富民財捕得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察其非實更訊既而有告群盜所在者追捕伏法十四人得釋○又云趙禎為益州轉運邛州蒲江縣捕劫盜不得而官司反係平民數十人楚掠強伏且合其辭若無可疑者輒意其究盡得其冤釋之

○唐閻濟美鎮江南有舟人傭載商賈人甚繁碎其間有銀一十鋌客隱之於貨中舟人潜窺之伺其上岸乃盗之沉於泊船之所船夜發至於鎮所點閲餘貨乃失其銀遂執舟人以見公〻曰客載之家盗物皆物也问曰客昨者宿何所曰此去百里浦汉中公令武士與舟夫同往索之公客謂武士曰必是船人盗之沉於江中矣爾可令楫師沉鈎取之其物必在若獲之必受吾重賞武士乃依公命鈎而引之銀在篋中封署猶全而獻于公〻劾之舟者立承伏法

唐常阜 鎮鈎南

日有逆旅停止大賈貲貨萬計因病酖之隱没其財因以致富公知之又有北客蕪延商販於蜀得病而卒以之報於公〻使検其簿籍已被店主易扱公乃尋究經過密勘於里俗詞多不同遂劾店主同店者立承款隱凡數千緡與吏二十餘人分張悉命赴法由是鈎南無横死之客

○王蜀時有許宗裔守劒州部民被盜燈下識之迨曉告官捕獲一人所守贓物惟絲約紬絖而已宗裔引問繫囚訴寃稱是本家物并被盜人互有詞說乃命取兩家繰絲車以絲約量其大小與囚家車輕同又問紬絖卷時胎心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尾子曰令相對開示之見杏核與囚欵同於是被盜人服妄認之罪近世有武人為竹山府使往龍仁縣縣有人賣牛于市得十兩錢置于傍為人所偷去賣牛者追之其人亦以為己物遂訟于縣〻令詰問貫錢索用何物偷者能對而賣牛者不知乃出給偷者弘圭見之而疑復請決問二人居地後別囚之密使人各捕其妻問之賣牛者言其夫賣牛于往市偷者妻言其夫空手往于市遂訊偷者得一縣驚服

臨官政要卷下終

